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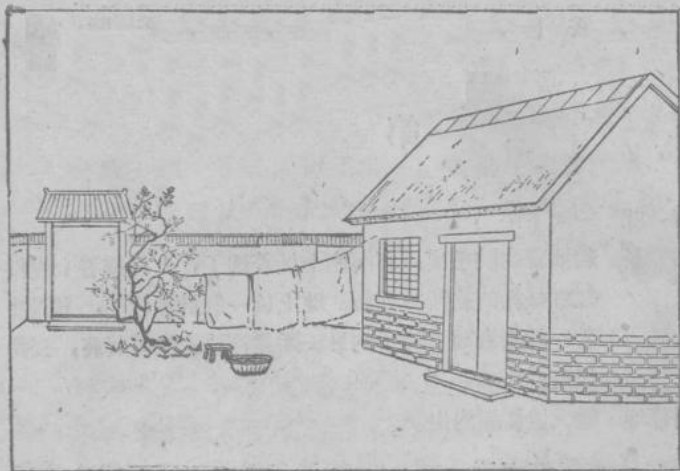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年春節文娛材料

奇 英 作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在困難面前

四場話劇



時 間 一九五二年夏末秋初。

地 點 山東省某縣黃菸特產區某村。

人 物 趙繼華：女，黃菸技術研究組組長，二十四歲。（繼）

劉家璧：中共村支部書記，村代表主任，趙繼華的未婚夫，二十八歲。（劉）

徐 杰：中共分區委書記，三十多歲。（區）

辛 明：黃菸技術指導所技術員，二十多歲。（辛）

李德三：老菸農，村農業生產模範，趙繼華的姨夫，五十多歲。（德）

管科員：縣人民政府建設科科員，四十多歲，共產黨員。（管）

老 保：老菸農，五十多歲。（保）

孫大娘：五十多歲。（孫）

趙大娘：趙繼華的母親，五十多歲。（娘）

香 蘭：女，二十三歲。（香）

第一場

時 間 一天下午

佈 景 趙繼華的院子裏，石榴樹上扯着繩子，上面搭着十幾件紅紅綠綠的嶄新的被褥；地上放一個針線筐子，裏邊盛着一件新夾襖。院子的另一頭靠牆種着幾棵黃菸，長得很茂盛。

開幕時 趙大娘從屋內出。

娘：（看了看太陽）咳！繼華這個丫頭，過晌老大陣子了還不來家吃飯！到於地裏就迷住了，夾襖也不縫了！（坐下拿起夾襖釘扣子）

（孫大娘上）

孫：他孀子，又忙的什麼？

娘：這是繼華給家壁縫的夾襖。這個丫頭，也不管家壁等着穿，扣子沒釘完就扔下了。坐吧，她孫大娘。你來幹點啥？

孫：我來找繼華，問問菸的事。

娘：菸又怎麼來？

孫：不是前日下了一場急雨嗎，有些上年紀的人說，這場雨下的不好，怕菸要出毛病。我聽了心裏老覺着是個病。頭晌聽說繼華和她姨夫到坡裏看去了，我

想來問問她，到底要緊不要緊。

娘：噢！那你等等吧，她許快回來了。她大娘，你也太小心了。

孫：她孀子，不是我小心，實在是一回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繩。頭十年裏，你就忘了，也是這麼個時候，黃菸得了低頭黑病，死的一棵沒剩，咱只得全家逃荒；要不是那一場，俺家你大哥，那把骨頭也不會扔在海北。（有些難過）

娘：（安慰地）盡管放心吧她大娘，還能光遇到那樣的壽年成嗎？再說這兩年也不是那兩年了：土地改革以後連着幾年豐收，誰家沒攢下些家底子？

孫：我也是這樣想啊，如今有咱政府，還有繼華他們操着心，不用再提心吊胆的了。可就是不由人哪！實在今年的菸也太好了。她孀子你沒去看看？

娘：（取笑地）我這不天天看着嗎！（指院子裏的菸）

孫：咳！這個，天天鷄刨狗扒，又不透風，別說跟人家那好的比，就在我地裏挑一棵矮的，也比這個高半尺。她孀子，你沒見那個喜人勁！你站在地頭上一看哪，來陣子風一颳，蒲扇大的菸葉子一齊動，就像那小孩張着手找人抱一樣。咳！要是打這平安無事，誰不說是一百成年景。

娘：你看你說的那個好聽呀！怪不得俺繼華天天和她姨夫，就跟上了迷一樣，天天迷在那地裏，家來吃飯也說菸，睡覺也說菸，趕情還是這麼個好法！

孫：繼華那孩子，真是百裏挑一的好閨女。你別嫌她迷在於上，人家實在有個本事，今年要不是她在縣上學來的新法，這菸哪能長得這個成色！

娘：能啥！還不是大夥抬舉她。能煞是個了頭！

孫：了頭？俺要是這麼個閨女，十個兒也不換！可是她和家壁的事什麼時候辦？

娘：上年眼看要辦了，繼華又上縣受訓耽誤了。這一陣說是秋後辦，可這個了頭說話也沒個準兒，天天迷在於地裏，別的事一點也不上心。今早晨，家壁上縣裏開會，我說：你不附就一塊去兩人商量着置辦點東西？你猜人家怎麼着，嘴裏答應着，身子可又上了坡裏看菸去了。我算沒法治她。（指繩上晒的被褥）陪嫁的東西，不知晒了幾回了。

孫：也算你閨女的眼力好，這家壁真是又能幹，又老成。別怪我多嘴，要不怎麼香蘭到如今還不死心！

（家壁上）

劉：大娘，繼華在家嗎？噢，孫大娘也在這兒。

娘：你回來了，家壁。繼華上午還說，怕你住下，也沒多捎件衣裳去。

孫：快坐下歇歇吧，來回跑了四十多里地了。

劉：不累，大娘。繼華哪？

娘：跟她姨夫下坡看菸去了，快回來了。我辦飯去，等會你們一塊吃。（下）

劉：坐吧，孫大娘。（坐下）

孫：坐啊。唉，別怪俺老了，這才幾天，你這年幼的都有鬍子了。你今年是二十……？

劉：這個啦大娘！（用手比八字）

孫：噢，想起來啦，你是屬虎的，二十八啦。你看我這記性。——你這幾年光為莊裏忙活，也到了年紀了。

劉：什麼大娘？

孫：什麼還用大娘說嗎？你一個人忙裏忙外的行嗎？

劉：怎麼還不行？常了也就行了。

孫：真沒有法子嗎？哎，你說！

劉：（笑）嘿嘿！

孫：你笑什麼，你這支部書記就光管別人的事，不管自己的事嗎？

劉：怎麼不管哪。

孫：你到底想什麼呀？快成了親吧！連大娘都替你着急啦！

劉：（大笑）這個呀，你不用着急，俺秋後就結婚啦。

孫：就是光說不辦。

劉：不，這回真辦了。以前是有事就攔了。

孫：你快娶了吧！對你好，對大夥也好。

劉：對大夥子有什麼好處？

孫：人家背後胡嘮咕：說繼華本事這麼大，怕咱小瓶子裏插不住朵大蓮花，時候大了，不願呆在這小鄉莊裏；要是趕快結了婚，就走不了啦。走不了這個技術組長，不就是對大夥有好處了嗎！

劉：嘻。淨是些胡扯，她有什麼本領，一個小孩家。

孫：你別替她說客氣話啦，大娘我什麼都知道：如今這世道可不是從前啦，別看她小啊，理治菸的門道可全嘍！要不是她，今年春天……

劉：行啦！大娘，別給您婦女長勁啦！要說她那份工作熱心、幹勁倒沒說的；說本領啊，那就完了！小毛病還湊付，要碰着個大毛病，那就沒了本錢了！

（繼華上）

繼：家璧，你回來了？你見着辛技術員啦？

劉：嗯，見着了。

繼：他……（瞅孫大娘一眼）

孫：（小聲）咳！我這個老糊塗！（大聲）他孀子，我來幫你燒火。（下）

劉：（笑她多心）這個老媽媽！

繼：菸你給他看了？他沒說是不是那個病？

劉：菸是給他看了。可是我沒問他什麼。

繼：你看，你怎麼沒和他談談呢！臨走時我不是……

劉：我不願和他啦，人家咬文嚼字的，我看着那樣派頭的人就不順眼。

繼：你看你，家璧，你老是……

劉：又是我拿老眼光來看今天知識分子，是不？就算是，我自己也明白不對，可一見了這樣酸溜溜的人，我就從心眼裏煩他

繼：你別小看他，頭年就是他給俺講的課，研究個問題

可細心哩！不給你扯這個了。家璧，辛技術員沒回信嗎。

劉：寫了一封信。（掏信）給你！

繼：（看信）

劉：哼！他也夠弄明白是不是那病。光看他那又白又細的一雙手，就知道他是幹什麼的。

繼：（看信）嗯，啊！

劉：我看大概不至於是那毛病，也許是地蛆咬的。

繼：家璧，你看！（唸信）根據你們送來的菸株檢查，目前還無法肯定是那種病……

劉：看，「目前，無法肯定」淨咬文嚼字！

繼：你聽着（繼續唸）「關於以前你寄來研究黃菸低頭黑病的記錄，我已和從華東來的專家研究過，他們同意你的推斷，黑泡的確是這種病的病毒……」家璧，你看我們以前發現的那個問題證明對了，不信你看！（急下）

劉：（笑着說）孩子氣！（繼抱玻璃盒上）

繼：這是去年濰縣發現的病菸，（指玻璃盒內的菸）我從辛技術員那裏拿來就天天琢磨它，就是這個黑泡做怪，黑泡裏伸出黑線，菸就要低頭，咱們的菸……

劉：噓！繼華，你小點聲吧，別把沒影的事亂噓呼，傳開了會影響羣衆生產情緒。

繼：你看，我說着說着就忘了。這樣看咱的菸大概許是地蛆咬的。可是裏邊有幾棵長黑點的……

劉：先不啦這個了。繼華你看這是啥！（掏出兩個紅漆布面的精裝本子）

繼：啊！這學習本多漂亮。給我一個嗎？

劉：當然給你一個了。

繼：（玩笑地）那得謝謝了！

劉：可別謝我。你先看看那是誰給的。

繼：（看，小聲唸）「家璧、繼華同志結婚紀念，徐杰敬贈。」徐杰？不是徐指導員嗎？他怎麼和咱開起玩笑來啦！

劉：別急，聽我給你說：他不是去年到省裏的黨校學習去了嗎，如今畢業了，他在省裏臨來時，不知聽誰說咱倆眼前要結婚，他就給咱買了這。今天我到縣委遇見他，他就給了。還問你好！

繼：啊，徐指導員來了，他真好。你忘了土改時他領導咱鬥爭地主，他認識問題真尖銳！可你沒聽說他還回咱區不？

劉：他現在提昇為縣委委員了。

繼：喲！那不是不回咱區了嗎？

劉：你別急，他還在咱區擔任分區委書記哩！

（德三急上）

德：繼華！繼華！啊，家璧你們快去看看吧！

（老保上）

繼：什麼事？
劉：快！
德：夫！
德：三叔！

保：什麼事你這樣慌張，話都說不成句了。

德：你看！這回完全證明了。（遞一棵菸）

繼：啊！誰地裏的？

德：香蘭地裏已滿有幾棵了，我的地裏也見苗了。你看
看是那個病吧！

保：啊！低頭黑！

（孫、娘出）

娘：什麼。

繼：姨夫，是這個病嗎？

德：這不頭都歪了！看這樣，咱昨天發現的那幾棵也就
是這毛病。

劉：「目前還無法肯定，目前還無法肯定。」哼！看他
也不行！

繼：不過那還很輕，確實也無法說是……

孫：哎喲！那可得快想法呀！繼華，見苗三天就完了！

保：完了，完了！（抱頭蹲下）

劉：大家先沉住氣，這樣一咋呼，羣衆會發慌的！

繼：我馬上召集技術組，趕快研究防治辦法。家璧，你
快到區報告吧！

劉：區裏能怎麼辦？

繼：你大概累了。姨夫，你先召集人研究着，我上區。

劉：我不是累。我是……（想）

孫：家璧，你不會上城裏去問問，有什麼藥能治這病，

保：真是做大夢！

繼：可是，姨夫，剛才辛技術員來信說：咱上次從這

（指玻璃盒）棵菸研究出的結果，他找上邊來的專家研究過，說咱研究的對。沒想到剛找到病根就碰上這病。你看咱快順着這病根想個辦法吧。

劉：辦法……

保：找病容易治病難！

繼：難也得想。

德：（看菸）這到底是種什麼病，這麼厲害！平時叫螞姑咬的快斷了還能活，這長個黑泡就不能活了。

繼：（忽然觸動地）哎！姨夫，你說咱把黑泡用刀剜去行不？

德：誰知道哪。要準知道黑泡就是病根也許行。

繼：黑泡是病根已經過專家研究證明了；我看咱就先割幾棵試驗一下？

劉：唉！這真是人急亂求神。閒着也是閒着，你們碰碰去吧。我得上區了，看這樣恐怕得……

保：請求上級救濟了！

劉：先不要聲揚。繼華，我上區了。（欲下）

繼：家壁，太陽一落就涼了。給！（拿夾襖給披上。劉下）姨夫，老保叔，咱快去吧。割完了，我還打算到縣裏找辛技術員去。（下）

保：你們去吧！

德：我拿刀子去！（下）

保：唉，完了！完了！自己的糧食不算，光貸款就是四百斤麥子！

——幕 下——



第二場

時 間 當天夜裏，半夜以後。

佈 景 村辦公室的大門口，這是一座沒有院牆的、靠街的獨房子。房子前面的街道，左通村內，右通村外。

開幕時 舞台上一個人也沒有，在朦朧的月光下，影影綽綽地看到屋子的輪廓。樹枝被風颳得唰唰的響，到處有此起彼落的人聲、狗咬聲，全莊呈現一種惶惶不安的氣氛。一會兒，老保拿一棵死菸從右上。

保：×他娘！（把菸摔到地上）完了，比人得了傷寒病還快，一半天的工夫，全坡裏都傳上了。咳！家壁還不回來！（低頭坐在靠牆的一塊石頭上，像一尊

泥像一樣，一動不動。稍停，香蘭從右上）

香：（走到門前見閉着門，她並未看見老保，轉身自語地）家璧還沒回來，要是她治好了菸，家璧不就更……哼！（急向右方下）

保：（抬起頭厭惡地）呸！下流東西！全莊就她一個人還有心腸弄閒情！

（幕後孫聲：「繼華，繼華！」稍停，孫扶一木手杖上）

孫：家璧，家璧！

保：誰告訴你他回來了！

孫：噢，還是你個老東西！他老保叔，剛才從這出去的不是繼華嗎？她上縣裏回來了嗎？

保：你就認的繼華！

孫：不是她嗎？那是誰。和繼華一樣的身量，我喊了她兩三聲，頭也沒回就出了莊。

保：……

孫：那是誰？還有誰這時候上莊外跑。

保：（憋不住了）是香蘭！來找家璧的。不要臉的東西！

孫：找家璧？這個時候找家璧……

保：還不是他媽的剃頭的担子一頭熱！家璧屑搭理她。

孫：那麼說，繼華還沒回來。天哪！我一黑夜沒眨眨眼了。快叫繼華請來明白人，想個好辦法吧！

保：那還不是人急亂求神！鬼子在這那時，都沒法治，

縣裏就有比洋人強的？那還不是白跑腿！

孫：那還能情等着它死淨嗎？

保：不等！

孫：不等？

保：眼前到霜降還有六七十天，趁着這場雨地皮還濕，
剝了種蕎麥！

孫：啊呀！那不就完了嗎？不行，不到九分九厘不能
剝！

保：這也不是九分八厘！你一晚上沒睡覺，我也在地頭
上蹲到如今！你看，（用腳踢菸）一下午的工夫，
就滿坡裏傳開了，這樣還有指望嗎？

孫：那，就得……

保：就得剝了種蕎麥，要不冬天沒啥填這個！（指嘴）

孫：老天，要緊別這樣啊！自己養兒自己埋，我下不得
那狠心！

保：咳！

（家壁上）

保：家壁你回來啦？

孫：劉：啊，你們都沒睡？

孫：家壁，區上沒給個辦法嗎？

保：區上怎麼說的，今年貸了這些款。

劉：關於搶救的辦法，區上也想不出來，縣上正在研
究。不過區長的意見叫不要光依靠上級，還要領導
大家儘量想辦法搶救，需用什麼藥材，區上儘量想

法解決。——菸怎麼樣了？

保：你想想還會好了！我一夜沒回家，坡裏各家地裏都見苗了，看樣等不到明日這個時辰，兩挺也得死一挺。

劉：老保叔，按你的老眼色來看，你看這菸還有辦法治不？

保：辦法？除非是神仙！這可不是輕來輕去的小毛病啊！光想能行！

劉：對，這確實是個無法治的病。那你打譜怎麼辦呢？

保：還有第二條路，眼前剛下了雨。

劉：也只有這個法子了。

孫：老天爺，除了這條路就別無路可走了嗎？種兩棵蕎麥還能吃幾天！明年開春，一家人不得要飯逃荒！
（哭泣）

保：唉！平白無故地誰願意剝啊！要不，就落塊白地，一粒不見。

劉：大娘，你別難過，這不是那兩年了，如今有咱自己的政府，到底不能叫咱要飯逃荒。我馬上把咱黃菸受害的事，寫個報告交上，要求政府救濟。

保：可是，咱貸的款也得問問怎麼辦？

劉：那你也可以放心，咱政府絕不能硬逼着咱馬上還錢！

孫：（感情衝動地）我就不信別無辦法了，我不能等着吃救濟糧！要剝你們剝！我，我叫它死淨了也不

剝！

劉：唉！大娘，你別發急，眼前咱實在沒有辦法；要過個十年二十年，也許有法治這個病。大娘注意保重身體。我保險餓不着你，你放心吧！

（繼華從右上）

孫：繼華……可好了，繼華回來了……孩子，你快說說弄來了什麼辦法吧！

繼：大娘先別急。家璧，從昨天晚上你上了區，我和姨夫就在香蘭家地裏試驗着割了二十多棵，割完了我還不放心，就連夜上了縣黃菸技術指導所，到那裏跟辛技術員一啦，他說從理論上講，草本植物不能動刀割，要是從實際經驗中證明割了還能活，那這樣治就有道理。他還說，隨後要來咱這裏。

孫：可好了！孩子，你快坐下歇歇吧，來回四十里地哪！你看褲子都叫露水打濕了。

劉：他來也是……

繼：家璧，區上怎麼說的？

孫：區長要我們儘量想辦法，

繼：是啊，辛技術員既然說這辦法有道理，那咱就趕緊的研究辦法搶救吧！

劉：你先別急，區上還說：勢必研究不出辦法，就要及早想辦法補救！

繼：家璧，區上的意思是說勢必研究不出辦法來，才那樣辦，咱現在不是還正在研究嗎？我們割的二十多

棵菸不是還沒去看結果嗎。

劉：看不看還不是一樣。

繼：家璧，你對俺這個辦法，一點也不相信嗎。

劉：我不是早說了，我開頭就沒指望你們這個辦法，這不是旁的病啊！

繼：咱總不能看着不管啊！

劉：誰說不管來？

繼：那咱就該積極的想辦法……

劉：想辦法！想辦法！（發作地）好像你們都知道為羣衆服務，我一個人不懂似的。

繼：你是累了吧？家璧，我知道你心焦啊！

劉：我心焦有什麼用！（撫腳坐在道旁石上）

繼：你的腳怎麼啦？

劉：剛才在路上碰了一下，沒什麼！

繼：那隻鞋呢？

劉：掉在路上了。

繼：快包上找雙鞋換上吧，這樣會發的。

劉：別顧這些小事了。

繼：我給你拿鞋去。（下）

劉：不用！唉！（鷄啼，天色轉亮）

孫：繼華，繼華！（追下）

保：我也走（邊走邊說）早去兌換一點蕎麥種去。

（下）

劉：（自語）蕎麥種，是，這就得準備。